

(51) 秋 · 春 · 家

金 巴

寂寞啊！我們底家庭好像是一個沙漠，又像是一個「狹的籠」。我要的是活動，我要的是生命。在我們家裡連一個可以談話的人也找不到。我坐下來，祖父給我的那本「劉正唐先生教孝成淫漫詞」總是在桌子上。我把他拿在手裏翻了幾頁。全篇的話不過教人怎樣做一個奴隸罷了。說來說去總是「君要臣死，不死不忠，父要子亡，不亡不孝」以及「萬惡淫為首，百善孝為先」這一類的舊話。我愈看愈氣，後來忍不住一把就把這本薄薄的錢裝書撕破了。我想撕掉一本，也可以少害幾個人。

可是我心裡依舊悶得難受，似乎種種不如意的事情都到心頭來了。房裏永遠是這樣單調，窗外永遠是這樣陰暗。我很不得生兩翅飛出去。然而陰暗的房子把我關住了。我倒在牀上，開始呻吟起來。

「三弟，進來下棋好嗎？」嫂嫂底聲音從隔壁的房門裏傳過來，很溫柔。「好，我就來。」我這樣回答她。其實我並不想去下棋，不過我知道嫂嫂底用意是給我解悶的。我不忍拂她底好意，趕緊一下，終於過去了。下棋的時候我很用心，我差不多忘掉了「一切」。嫂嫂底象棋雖然大哥下得好，但總不及我，所以我連贏了她三局。她依舊帶着溫和的笑容，並沒有一點不快活的样子。

這時阿嫂把海兒帶了進來。嫂嫂便逗着海兒玩，一面和我閒談。我在房裡閒步走着，我注意到那梅花帳簾。

「嫂嫂，這幅帳簾劃畫得很不錯。」我這樣稱讚道，我雖然不懂畫理，但我很喜欢這幅畫，我覺得比她底其餘的畫都好。

「我底畫真是不成功的，滿意這一幅畫却是我聚精會神畫出來的，因為你大哥向我求教過好幾回。」嫂嫂說着，臉上露了滿意的笑容，後來又加上一句：「本來我也愛梅花的。」

「是不是因為大哥愛梅花的緣故呢？」我笑着問，這是取笑她的話。

嫂嫂臉上微微起了紅暈，帶笑地說：「我現在不告訴你，等你將來娶了親，你自然會明白的。」

「我明白，明白甚麼呢？」我故意帶着不懂的樣子問。

「我不需要強嘴，你將來問你底夫人好了。」

我不回答她不話，我掉過頭看別處，方桌上的大瓷瓶和鑲押桌上的小花瓶裏都插着梅花。蠟黃色的花朵似乎刺着我底眼睛，我底腦裏漸漸地浮起了另一個帶着淒涼的美貌的面貌。我想向嫂嫂說：「當心這梅花在分割大哥底愛情呢。」但我均沒有勇氣說出這話來。

「好久沒有畫甚麼了，這兩三年來因為照料海兒，把從前所學的都荒疏了。就是人好像也變俗了一般。」嫂嫂找出了話來說，她底眼睛裏發出光輝，似乎在回憶過去的事。

劉富
油漆 土木工程
地址: 636 E. 14 Ave
新電話 879-4389